

世界文豪书系

泰戈尔全集

ରବୀନ୍ଦ୍ର-ରଚନାବଳୀ

卷 9

河北教育出版社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二十四卷版

Tagore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九卷

短篇小说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董友忱 倪培耕 陈宗荣 冯金辛 黄志坤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短篇小说

泰戈尔短篇小说译序

倪培耕

同诗歌创作一样，短篇小说的创作，贯穿了泰戈尔的整个创作生涯。从 1877 年 7 月他发表第一个短篇，到 1941 年他临死前不久写成的《穆斯林故事》（1941 年 6 月），泰戈尔究竟写了多少短篇？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百余篇和八十余篇。这种分歧主要是由评述者对短篇小说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引起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从创作量来说，可分为两个高潮：1891 年至 1895 年为第一个高潮，文学史学称为“实践”时期，他在自己主编的《实践》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四十余篇短篇小说；1914 年至 1917 年为第二个高潮，他在亲属主编的《绿叶》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余个短篇，所以也称为“绿叶”时期。从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化来说，可以 1901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那时，诗人生活在农村，处理农事，接触佃农、村妇、船夫、渔民、职员、教师等劳动阶层，目睹他们的痛苦生活，倾听他们的哀乐心曲，同时，见到形形色色地主、管家、法官、警察、洋人的胡作非为。残酷的现实生活，震撼着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心灵，使他对现存的地主制度和自身阶级的信念有了动摇和怀疑，孕育着改变农村贫富不均的乌托邦思想。这种生活又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说：“无论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一样，使我产生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情绪。激荡的外



部生活，以喧哗的绿色的浪涛，涌入我的心房。它的芬芳、色彩和音调在我的想像里化为短篇小说。”他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应该“不停地战斗，以减轻这种苦难”。正是这种激荡的生活，强烈的爱憎，激发了他无穷无尽的创作热情；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毕生关心和同情农民的命运，劳动者的命运。这时期的短篇，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具有一定的生活深度和广度，作品中闪烁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1901年，诗人离开舍达利家园，走向新的生活领域，但基本上囿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视野比较狭窄。所以第二阶段创作的二三十篇作品，主要反映中产阶级的生活，提出了妇女解放、平等权力等社会问题。艺术风格也不如前期那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抒情味，而更偏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他说：“我早期的短篇小说自然流畅，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后期的短篇小说虽有了必要的技巧，但我还是希望能再次返回到昔日的生活中去。”泰戈尔不止一次表达的这个思想，符合他的创作实践。

文学作品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作品是否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基本矛盾和基本历史进程。19世纪英国殖民者用枪炮在印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印度沦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人民大众同殖民主义者，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构成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印度社会的基本矛盾。要独立，要民主，成为印度民众觉醒的重要标志。泰戈尔正是在民众从沉睡到觉醒的历史时期，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他以敏锐的观察，把握住社会生活的本质，写了不少反映民族觉醒、反对殖民主义的作品。《太阳和乌云》、《履行了的诺言》、《加冕》、《陌生女人》、《泡影》、《平凡的故事》等短篇，就集中控诉了殖民政策的罪恶，鞭挞了崇洋媚外的奴才相，歌颂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太阳和乌云》中的爱国者绍什普松本是位“与世无争”、书生气十足

的大学生，但当目睹洋大人寻欢作乐、开枪击沉乡民小船时，他的“血在血管里沸腾起来”，到官府上告洋人。洋人承认开了枪，但却振振有词地说自己不会“故意在一块肮脏破布上浪费一颗子弹”。于是，被告被宣布无罪，逍遥法外。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英国人相信他决不至因为开了这个玩笑而受到处分。”他心目中的印度人“不能算是人”。最后，绍什普松看到英国警察局长欺压渔民，横砍渔网，他又挺身而出，伸张正义，结果反被投进监牢。这种丧权辱国的政治压迫，在当时的印度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作者以震撼人心的形象画面，揭示了暗无天日的悲惨的殖民生活。《履行了的诺言》一开始就写道：“钢铁的魔鬼突然从海外袭来，用喷出火焰的利箭，击败了孤立无援的织布机，把饿鬼送进了织工的家庭。”作品正是通过一个手工工人的悲惨命运，揭示商品输入、殖民经济剥削是印度民族手工业破产、工人贫穷的经济根源。在《加冕》里，作者维妙维肖地塑造了一个“一生航行在宦海里，把哈腰点头作为双桨”的寡廉鲜耻的洋奴典型奈温杜，他把博取洋主人的青睐和欢心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洋人的诱饵使他诚惶诚恐。殖民者就是为自身统治利益，从剥削利润中拿出小小份额，豢养或培育出一批依附自己、丧失民族气节的洋奴。这些作品虽没有正面描写当时如火如荼的民族斗争，但透视了印度民族的觉醒、反抗和英国殖民者风声鹤唳的恐惧。特别在《泡影》里，作者正面颂扬了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描绘了爱国将领盖什尔拉尔率领军队，与英国殖民军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封建主义从来就是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泰戈尔是来自旧营垒的人，比较熟悉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剧烈的阶级对立。在《原来如此》中，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虚伪、贪婪的新老地主形象。老地主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掩盖其剥削本质，被人称颂为“大恩人”。最后他把地产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念佛修行。儿



子勾结法院，赤裸裸侵吞农民土地，加紧勒索，“佃户深深地尝到了他这种严厉的滋味”。作者通过恶讼师的嘴，说出：“世界上人都像我一样，全都是骗子。圣人和凡人的惟一区别就是：圣人装模作样，凡人则开诚布公。”寥寥数语，把新老地主的剥削本质，暴露无遗。在《判决》里，一个佃农盛怒之下，失手杀死了妻子，弟弟为了保哥哥一命，把祸水引到爱妻身上。事情是那么出人意料，那么荒唐，但却在情理之中，它完全是贫穷造成的，而地主压迫和剥削则是他们贫穷的深刻阶级根源。作品写道：即使在收获季节，兄弟俩还不得不为地主服劳役，“在雨里淋了一整天，没拿到工资，倒挨了不少臭骂”，又饿又累，家中又揭不开锅，生活压得他们实在透不过气来。这里，地主没有出场，但地主剥削的残酷现实，照样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虽然泰戈尔是个温情主义者，他也不能回避农村中的阶级对抗。在《原来如此》里，作者着力描摹了佃户阿奇姆丁为反对兼并土地而打官司，最后抄起刀子，向地主猛砍过去。在《无法避免的灾难》里，作者还提到了佃户暴动和统治阶级的镇压。但是，由于思想和阶级的局限性，泰戈尔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采取的是改良办法。他希望有开明地主，有好坏地主之分，在《祖父》、《报答》等作品里，他把老一代地主写得比较同情农民，新一代地主则是农民破产的罪魁祸首。在《哈尔达尔一家》则反之。

封建婚姻制和种姓制度是印度封建主义的两个重要支柱。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种姓制成为泰戈尔短篇小说的主旋律。在当时印度，成年女子不出嫁，无异辱没家门，将被开除种姓，无法安身。因而童婚成为一种普遍的陋俗。童婚不仅摧残少女的身心，它的直接后果还在于少女尚未到青春妙龄就成了寡妇，而印度教社会又容不得寡妇再嫁。《河边的台阶》和《笔记本》便是这种陋习的生动写照。库苏姆七岁出嫁，八岁守寡，到了青春时期也无权抒发青春的欢乐，享受爱情的幸福，最后以身殉教。小

乌玛出阁嫁人时，还只是一个在小小练习本上乱画乱涂的女孩子，却遭到丈夫百般的虐待。在《弃绝》、《素芭》里，作者揶揄了种姓制的罪恶。库苏姆是个寡妇，又出身于低种姓的首陀罗家门。她瞒着身份，嫁到一个婆罗门家。公公得悉真情，硬要撵走她，儿子赫蒙托执意不从，当父亲的为了保持种姓，竟把儿子一块逐出家门。素芭的父母为了保持今世的种姓和来世的幸福，不得已把心爱的哑女嫁到远方，婚后婆家得悉她身残，就抛弃了她。这种世袭的、不能更改的种姓制，不知毁掉了多少男女青年，吞噬了多少生机勃勃的生命！在印度还盛行一种嫁妆制，女方需出相当陪嫁费，姑娘才能成亲。成千上万家庭因生了女儿，灾祸接踵而至：或者债台高筑，倾家荡产；或者撵出族门，流落他乡。《借债》中拉姆·孙达尔为女儿妮鲁巴玛的出嫁，得付一万卢比的陪嫁费。否则，婚礼上“新郎就不入席”！《海蒙蒂》里，一万五千卢比的奁资是海蒙蒂的父亲向亲友借的，亲家得悉，就瞧不起海蒙蒂，百般冷淡她，迫使海蒙蒂忧郁而死。最令人怵目的是寡妇殉葬制。《莫哈玛娅》中出身高贵的女主人公莫哈玛娅，爱上了家世低微的拉吉波，被哥哥发觉后，哥哥强迫她嫁给行将就木的老婆罗门，婚礼就在火葬场上举行！次日，莫哈玛娅成了寡妇。为了维护“节操”，兄长竟然迫使妹妹陪葬。正如作家所说，这故事决不是杜撰，而是血淋淋的现实。作家以磅礴的悲剧气势，震撼人心的笔触，控诉了那种吃人的婚姻制度。泰戈尔还塑造了无数反叛的女性形象，寄托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在《借债》中，妮鲁巴玛一旦明白父亲受辱的真相，就说：“爹，你要是再给公公哪怕一分钱，就别想见我！”“难道你的女儿是一只钱袋，只有装着钱，才受人重视吗？”《陌生女人》中，科莱妮不仅敢于顶撞洋大人，早年还协同父亲，嘲弄前来索取奁资的亲家。她宁可终身不嫁，也决不向封建礼仪低头。特别是《一个女人的信》里的姆丽纳尔，对社会陋俗、封建礼教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为什么最卑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最为深重？为什么那个巷子里围着围墙的那所小房子是那么可怕？”因为它是用“吃人的礼教设立起来的”，“这种坑害人的陷阱”不应该永存。姆丽纳尔终于“挥舞着所向披靡的生活的旗帜”，打破家庭的幽禁，走到光明世界，维护她“做人的尊严”。可以说，在泰戈尔作品中，姆丽纳尔是位最清醒、最彻底的叛逆女性的形象。

对于丑恶的现象，泰戈尔从来是深恶痛绝的。他在作品中，无情鞭挞伪善者的利己主义，贪婪者的拜金主义。对于美善的现象，泰戈尔一向是倾慕、颂扬的。他歌颂人性，歌颂爱。泰戈尔的这类作品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令人读后难以忘怀。在《法官》里，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莫希特法官“过去不只对一个妇女犯过罪，如今他对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犯了社交方面最轻微的过失，就会给予最严酷的惩罚”。一个因遭社会欺骗、蹂躏，被逼得投井自尽的妓女，竟被他判以死刑。而正是这位法官年轻时引诱、拐骗、遗弃了这位出身高贵门庭的年轻寡妇，促使她沦为妓女。究竟谁是罪人呢？《深夜》里那位信誓旦旦的丈夫在妻子病重时，与医生的女儿偷情。医生为了找个门当户对的女婿，竟不惜毒死那人的妻子。《解脱》用使人回味无穷的讽喻笔触，细致入微地揭露了修道士淫荡的罪恶行径。作者通过这些作品告诉人们，“所有‘虔诚精神’的人都可能会露出马脚”，正襟危坐的人往往是伪君子，真骗子。

泰戈尔在把讽刺、揭露的锋芒指向所谓“高贵者”的同时，对低贱者寄予了无限同情。他把自己最美的诗句，最好的抒情献给劳动者、低贱者，不断开掘富有人情味的主题。《喀布尔人》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作者以深情的笔触，通过几个细节的铺叙，生动地勾勒了下层人民的真挚友情和纯洁父爱。作品没有正面去写喀布尔人对家乡和独生女的思念，只写喀布尔人远离故乡，对一个异乡小姑娘的深情厚意，赞美了喀布尔人富有人情味的内心

世界。《邮政局长》也是泰戈尔的名篇。作者着意刻画了一个天真、善良、勤劳的山村孤女。她为邮政局长打杂，倾注了自己的情意。邮政局长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空寂日子，接受她的悉心服侍，还偶尔动过心。但他终于不堪忍受寂寞的乡村生活，离开了邮局。这时，温顺纤弱的少女突然坚强起来，她鄙视别人的怜悯，而一片痴心又促使她昼夜在邮局四周兜转，希望他回来。这篇小说写得婉约动人，耐人寻味。作者还以浪漫主义手法，写了不少歌颂青春、爱情、自由的作品。《饥饿的石头》是泰戈尔的得意之作，这是一篇带有抒情性和哲理性的小说。它通过梦幻和现实、历史和当今的生活画面交错展现，抒发对青春、自由的追慕情愫，控诉封建压迫的残酷现实。饿石象征着一种精神上的饥饿，要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和满足。在《客人》里，作者在漂泊者身上，反映了一种返本归真的物我一体的思想，认为只有在大自然中才感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是对丑恶现实的一定程度的否定。

上面只是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作了一个简括介绍。应该指出，泰戈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作家，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目睹殖民主义者的专横，却长期看不清它的本质；他无情揭露封建主义的罪恶，却没有彻底否定这个制度。他只想通过道德完善，改造国民性，唤起人们的怜悯，或者通过“人类较高尚的部分”的努力和恩赐，来改善劳动者的悲惨处境。这些不能不影响到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度，某些作品还流露出对没落遗老遗少的同情，为他们唱挽歌。但尽管如此，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红线贯穿在他的整个作品中。这些具有广阔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开了印度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先河，同他的诗作一样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种艺术感染力，首先在于他那“诗化”的独特的风格。浓郁的诗情几乎贯穿泰戈尔的每一篇作品。情景交融的描绘，以情托物的想像，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几乎见于他的每篇作品。他的作品都仿佛是一首诗。《素芭》、《邮政局长》像抒情诗；《泡影》、《莫哈玛娅》像叙事诗；《饥饿的石头》、《客人》像散文诗。他的作品，意景深邃，情味隽永，音律低回，余味无穷。

同是对于午景的描绘，在《素芭》里：“村里的人正在午睡，鸟儿不再啼叫，渡口上船已停运，人类世界仿佛突然停滞了一切活动。”——宛如一幅恬淡、孤静的水彩画，无言的大自然正烘托着不会讲话的孤寂的素芭内心的悲凉。在《莫哈玛娅》里：“正午，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悲哀的声音……一扇半连着门枢的破庙门，在风中缓慢地、一次又一次地时开时闭，低低发出吱吱的悲鸣。栖息在窗棂上的鸽子在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在庙外的木棉树上啄木鸟不停地送来单调的笃笃的啄木声。”——这种情景正预示着一场悲剧的出现，不仅拉吉波希望的殿堂倒塌了，而且酿成了莫哈玛娅杀身之祸。在《邮政局长》里：“在一个淫雨初晴的中午，和煦而温馨的微风吹拂着，在阳光的沐浴下，花朵、枝叶吐放着一种叫人心醉的芳香，又使人仿佛觉得倦慵大地的气息，正抚摩着身体，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只鸟儿在大自然的宫殿里用同一旋律歌唱，整个晌午都发出令人感伤的鸣声，复述着自己的哀怨。”——触景生情，主人公那缠绵的情怀，哀怨的情愫，通过鸟儿和枝叶，都能感受和触摸得到。

泰戈尔作品的诗意，常用意味隽永的画面来表达，而这种画面又常是寥寥几笔的勾勒。请看《河边的台阶》：“月亮落下去了，到处变得阴沉了。我听见河里扑通一声。风在黑暗中咆哮着，好像要把天上的星星都刮掉似的。”这是一幅昏天黑地的画面，库苏姆被迫投河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人们不禁要

问：是谁吞噬了年轻的库苏姆的生命？这种诗化的画面常伴有音乐旋律和色彩。如《泡影》：“夕阳西沉了，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朱木拿河，冷清清的暗蓝色夜空，一弯残月散发出银色的幽光。”殷红和冷色，烘托了战争的残酷，渲染了战争的成败。如《素芭》：“小溪的微语、村人的声音、船夫的歌唱、鸟的鸣叫、树叶的响声，都和她的心跳揉合在一起。”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抒发着女主人公被人歧视的内心忧伤。

诗化的独特风格，还表现在以诗的语言、诗的节奏，来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对素芭的眼睛的描写：“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揭示了素芭丰富的内心世界。对省督公主的语言的形容：“宛如在露水滋润、平坦黝黑的田野里，那金黄色的稻穗上，微微吹动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晨风。”表现了省督公主温柔、文雅的精神气质。对吉莉巴拉的绝色和青春的描绘：“在她衣裳的折痕里，在她颈项的转侧、双手的移动里，在她忽疾忽徐的步履韵律里，在她丁当的脚镯和清朗的欢笑里，在她的声音和警视里，仿佛都涌现着洋溢在她四周的旺盛的青春。”

赋物以生命和感情的拟人手法，是泰戈尔为了增强作品的诗意图而经常采用的。河边的台阶凄凄切切，向人们诉说着库苏姆悲惨而短暂的一生；骷髅幻化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抒发着缠绵悱恻的幽情；饥饿的石头阅尽了人间沧桑，像“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用自己肠胃的迷人精液，渐渐地消融着我”。

泰戈尔还常常让作品中的人物同自然界、让第一人称的“我”同作品中的角色交流感情，增强抒情气氛。“素芭走进牛栏，去和她童年的朋友道别。亲手为它们加了草料；搂着它们的脖颈；用一双蕴含话语的眼睛，再一次深情地望着它们——她那一双花瓣似的眼睛扑簌簌地滴着泪水。……素芭走出她的卧室，来到她从小就熟悉的河边，扑倒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她仿佛用双



手抱住大地——她的强壮而沉默的人类母亲，她想说：“别让我离开你，母亲。抱住我吧，就像我拥抱你一样，伸出双手把我紧紧地抱住。”素芭在人间已经没有任何人对她疼爱，她只能向牛羊、向大地表达她那深沉的痛苦感情。当喀布尔人掏出女儿手印的小纸时，“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啊！”这样的抒情，使作品不仅仅停留于同情劳动人民，而且揭示了低贱者高贵的思想意义，深化了主题，也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境界。

除了“诗化”的独特风格，泰戈尔短篇的引人之处，还在于他的作品情节的跌宕起伏，悬念的戏剧效果，细节的匠心描绘。

泰戈尔的短篇很少摄取生活的片断和人生的瞬间，而多是人物一生的坎坷遭遇和悲惨命运。因此，它们往往有头有尾，入情入理，细细叙来，显示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同时，泰戈尔的短篇一般都很短小精练。在字数不多的篇幅里，要容纳那么大的内容，而且要使作品的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就非采用一些能发挥最大艺术效果的特殊手段不可。

首先是设置悬念。作家常通过情在理中、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或巧合因素，促使情节发展、转化、跳跃，促使扑朔迷离的线索豁然开朗，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在《莫哈玛娅》里，从莫哈玛娅和拉吉波的幽会被封建礼教的化身——哥哥撞见这一偶然事件，展开故事情节。但是，谁能想到，兄长竟会让妹妹在火葬场上与垂死的人成亲？第二天，莫哈玛娅成了寡妇，拉吉波又充满了希望。这时，谁又能料到，兄长竟要莫哈玛娅陪葬！一场意外的大火，使希望复醒；谁又能想到，拉吉波揭面纱的偶然冲动，又促使莫哈玛娅出走。这些偶然事件既在意料之外，又在当时印度社会习俗的情理之中。正是这些偶然事件，使整篇作品的故事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使莫哈玛娅的性格富有

层次地表现出来，同时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其他像被守财奴闷死在金库里的孩子恰是守财奴自己的孙子（《委托保管财产》）；一心要后嗣的地主撵走前来乞讨的女人和孩子，不料他们正是他的妻儿（《求子》）；被法官判为死刑的妓女正是法官诱骗的女子（《法官》），等等，无不如此。

其次是十分重视细节的提炼。泰戈尔短篇中的细节常常有发展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和增强生活气息等多种作用。在《喀布尔人》里，喀布尔小贩“把手伸到他宽大的衣服里，从胸脯什么地方掏出了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打开，在我书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我看到，纸上有一个小小的手印。”这个细节点破了喀布尔小贩对米妮怀抱友情的原故，也刻画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又使高贵的“我”也在这种纯真的父爱前面自惭形秽。其他如《无法避免的灾祸》对地主管家的五次鞠躬的描写；《深夜》里两次嘱咐毒药的细节；《法官》中的“戒指”；《原来如此》中的“念珠”；《泡影》结尾的两次告别等，也明显具有这种一举数得的作用。

第三是鲜明的对比手法。《弃绝》一开头，十分抒情地描绘了优美的春夜和明月，一对新婚夫妇正在柔情蜜意地叙谈，突然飞来横祸，公公定要撵走儿媳。美好的景物反衬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强烈的对比加强了作品的悲剧气氛。《饥饿的石头》里则有着动和静的对比：“没有一丝风声，从附近的山林里飘逸出薄荷、茴香的芳香，仿佛加重了凝固不动的天际重负。”在这杳无人迹的宫殿，寂静的河畔，突然听到了少女的嘈杂纷乱的脚步声，欢悦声，戏谑声，这样对比的描绘，大大增加了环境气氛的神秘色彩，使人惊叹、疑惑、沉思……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当然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尽述的。这里只不过择其大略作个粗浅的介绍，相信读者们自能从他的作品本身得到更多的体会和收益。

目 录

密 探	(1)
女乞丐	(12)
河边的台阶	(27)
大路的倾诉	(38)
借 债	(43)
邮政局长	(51)
愚蠢的拉姆拉尔	(58)
破 裂	(65)
小媳妇	(71)
达拉琼德的荣光	(76)
少爷归来	(84)
委托保管的财产	(93)
达利雅	(103)
骷 髏	(113)
解 脱	(122)
脱离苦海之路	(126)
弃 绝	(136)
一 夜	(144)
纸牌国	(151)